

清末苏州顾氏过云楼的收藏名震江南。除书画、古籍、文玩之外，顾氏所藏善本碑帖数量可观，质量上乘而鲜为人知，其中有明拓《汉曹全碑》“因”字未损本、明代真赏斋主人旧藏并跋《古本兰亭》等名品。苏州博物馆于2016年12月13日至2017年3月12日举办“烟云四合——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”特展，选陈过云楼所藏善本碑帖精品数种。

The Collection of Stone Inscription Rubbing of the Gu's Cloud Building 顾氏过云楼的碑帖收藏

江苏苏州 / 李军

吴中世家大族，以顾氏为最著。东汉末年，三国鼎立，江东大姓顾、陆、朱、张，顾居其一。此后历六朝隋唐、宋辽金元，数千百年，盛衰有时，而绵延不绝；至明清两代，人才蔚起，声望不坠。近世为人所熟知的过云楼（图1）顾氏，以收藏之名著于江南。其族系元末明初从徽州回迁苏城人士，经商致富，子孙由科考进入仕途者，顾文彬为第一人。

过云楼的落成时间，见顾笃璜先生捐赠的顾文彬手书对联“一枝粗稳，三径初成；商略遗编，且题醉墨”（图2），自注：“过云楼者，余收藏书画之所也。蓄意欲构此楼十余年

矣，尘事牵率，卒卒未果。乙亥夏，余移疾归里，楼适落成，乃集辛幼安词句题之。时方有《书画录》之辑，故次联云尔”。乙亥即为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。又据《过云楼日记》载，是年四月廿八日，顾文彬携眷乘轮船离开宁波，次日抵沪，五月初二日到家，从此优游林下，以书画自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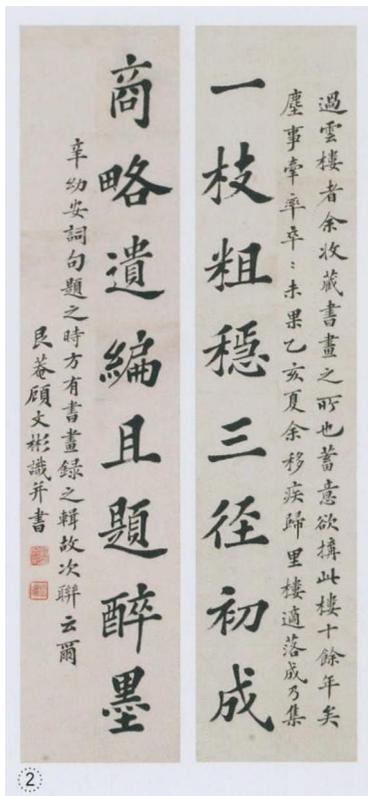
近年过云楼之所以名震海内，得力于所藏古籍之拍卖。

顾氏之藏古籍善本从顾文彬、顾承时已有之，至顾麟士方用心搜集，遂成巨观。而其继承祖、父之志，搜求书画之际，仍不忘情于金石碑版，曾有意撰《因因庵石墨记》而未果，殊为可惜。

苏州博物馆“烟云四合——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”特展中，就展出了顾氏所藏明拓《汉曹全碑》。此碑全名为《汉合阳令曹全碑》，碑文系

王敞等纪曹全功绩，刻于东汉中西平二年（185年），明万历初陕西合阳旧城出土，今存西安碑林。新中国建立初期，顾公雄家属将家藏书画文物捐献国家后，才从中发现清末松江金石学家沈树镛（1832~1873年）旧藏《曹全碑》“因”字未损本（图3）。此碑碑阳20行，行45字，早已改为册页装，纵28厘米，横16厘米，凡16开。首行最后“因”字未损。拓本纸墨精





1. 清 冯桂芬 过云楼匾额
2. 清 顾文彬 对联
3. 明拓《汉曹全碑》

绝，旧装完好，被推为海内仅存“因”字未损孤本。书法则秀美流动，逸致翩翩，与《礼器碑》被公认为隶书正则。册首装缩摹中断后全碑，可见原石面貌。前有签题“汉曹全碑初拓本”，下钤“翁大年叔均信印长寿”白文方印。题签正下方有“沈树镛同治纪元后所得”白文方印。册尾有沈树镛清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跋，写于宋藏经纸上：“碑出土在前明万历时，‘因’字最先阙，后乃中断有裂文，后乃‘乾’字作‘车’旁。余所见旧本，‘乾’字多未损，‘因’字则无不阙者。今岁夏始得此‘因’字完善之本，乃出土最初拓也。爰重装治，当永宝之。同治乙丑十一月小寒节，书于京师寓斋。郑斋。”

另有沈氏藏印“树镛之印”“郑斋金石文”“松江沈氏所藏金石”。首开第七行第三字“因”下钤有“沈均初校金石刻之印”朱文方印，可见其对此之郑重。

在顾麟士女婿的《瘦羊日记》稿本中，曾记录民国12年（1923年）七月初三日：

晴。至外氏，观石谷小幅，是十九岁时所作，后有康熙辛未重题。蔡松原《四时佳兴卷》，费西螽旧物。《曹全碑》，“因”字完全，人间孤本也。《张迁碑》，“东里润色”已损，然有顾苓、覃溪、两峰诸人题跋板

夥，可宝也。《泰山都尉碑》（即东汉《孔宙碑》，编者按），魏稼孙藏本。明拓颀上本《兰亭》《黄庭》、旧拓《瘞鹤铭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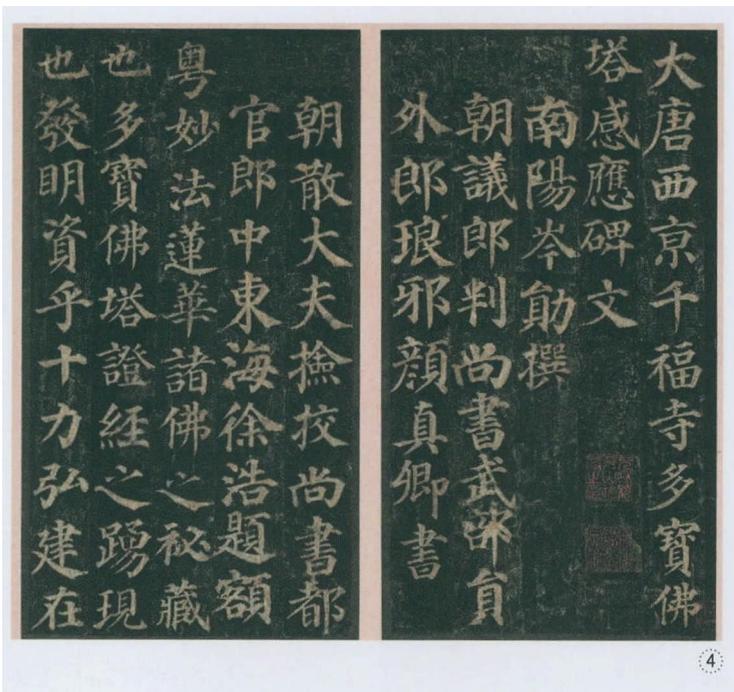
张彦生《善本碑帖录》曾言及：“初出土拓本传世特少，只见上海图书馆藏一本，首行末‘因’字完好，拓工纸墨绝精，旧装完整，为苏州顾子山旧藏。又李芝陔旧藏翁方纲在‘因’字旁题小字云，此本‘因’字不损。后归赵尔巽（xùn）家，今佚。又杨守敬跋端方本云：‘同治乙丑于京师富华阁见此碑，首行因字尚可见，为沈韵初所藏’，另未闻有‘因’字本，现存只上海图书馆藏本。”按：张氏所言顾子山旧藏“因”字不损本，即上海博物馆藏本，并非收藏于上海图书馆。另外，提及杨守敬跋中所谓沈韵初藏本，即顾氏过云楼

所藏者，可见张彦生并未亲眼看到过云楼藏本，以至于将沈氏、顾氏递藏的同一件拓本做两件东西来著录。

从《瘦羊日记》所载，可以看到过云楼还藏有《张迁碑》“东里润色”已损本、魏稼孙旧藏《泰山都尉碑》、明拓颀上本《兰亭》《黄庭》、旧拓《瘞鹤铭》等。其中，张彦生曾经眼过云楼藏旧拓《瘞鹤铭》，著录于《善本碑帖录》：“又见苏州顾氏藏本全拓，墨较淡，多‘鹤寿不知’四字。翁方纲、王芑孙等长跋，多字是配宋刻本，翁跋谓百余年前拓本，此本遂吾二字左稍损，目下损。”

其实，早在李文锦观赏顾氏藏善本碑帖的40年之前，顾文彬在《过云楼书画记》之“自叙”中就已说过：“各家著录兼及古刻。敝藏《九成宫醴泉铭》





4

‘云霞蔽亏’四字未泐者，当是唐拓，及宋拓五字不损本《定武兰亭》之类，不下百十种。究以毡椎所为，下于真迹一等。他时当仿《金薤琳琅》《石墨镌华》，别录成书。悬牛头，卖马脯，幸无讥焉。”

尽管只列举了“云霞蔽亏”四字未损本《九成宫醴泉铭》、五字不损本《定武兰亭》两种，但顾文彬自言家藏善本碑帖“不下百十种”，足见当时于书画之外，就已留心于此。

唐碑之中，此次展出苏州博物馆所藏颜真卿《多宝塔碑》（图4），全名为《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》，唐岑勋撰、颜真卿书、徐浩题额、史华刊。唐天宝十一年（752年）四月廿二日立，原石今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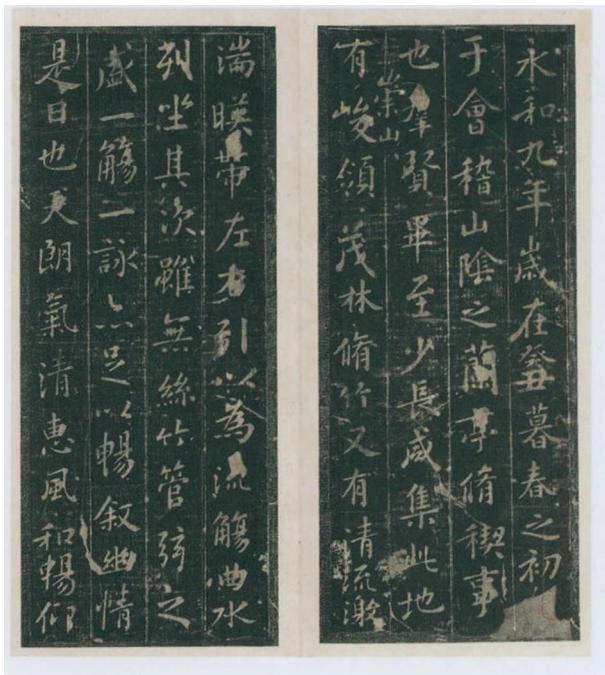
西安碑林。正书，34行，行66字。此为剪裱本，第31行“归我帝力”之“力”字未损，为宋拓本。后有清同治元年顾文彬、光绪八年李鸿裔二家跋。顾氏跋云：“此是宋拓本，水旁三点牵丝之迹毕露，与复初斋所记宋拓本正合。甲寅在京师，有那绎堂藏本，并时无两。殷述斋太史一见惊叹，诤为至宝。余为和会归之。今获此本，足与颉颃。惜述斋已作古人，不得与之共相欣赏矣。”

述斋即吴江收藏家殷寿彭，他曾在顾氏所藏《古本兰亭》（图5）后题跋。此帖系单刻本，凡四开，附题跋五开，由顾公硕先生捐赠苏州博物馆。经明华夏、项元汴、清查莹、金守正等递藏。今人王壮弘《崇

善楼笔记》著录。真赏斋主人华夏亲笔题签“宋拓古本兰亭。第一神品。东沙子鉴藏”，并跋云：“予家向藏《兰亭》十余种，以定武本为最。此本得之最晚，似更出《定武》之右。吴君婴能见而爱之，以海岳《潇湘烟雨卷》易去。云烟过眼，予何敢终据，尚有定武本，亦差堪自慰耳。中甫华夏跋。”

后接明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张凤翼跋。清代则有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殷寿彭跋，已收入其《春雨楼集》中：“此册旧为华东沙物，华氏鉴别精严，收藏宏富，具详丰考功《真赏斋赋》中。此本有东沙自跋及张伯起一跋，反复谛玩，纸墨古雅，的是北宋时物。而酝酿深醇，精神刻露，有诸本之长，

4. 宋拓《唐多宝塔碑》
5. 宋拓《古本兰亭》
6. 明拓《淳化阁帖》



5

无诸本之短，直与真迹仅隔一尘。东沙退为在《定武》右，良不诬也……余向评《醴泉铭》有藏老于嫩，运圆于方，寓秀于朴之语，今移赠此帖，足仿佛其胜概矣。芷衫仁兄博雅媚古，获此奇宝，正孙退翁所谓宇内秀气，萃吾斋中者。真令人妒且羨也。咸丰四年甲寅立夏前三日，吴江殷寿彭借留半月，因跋而归之，以志欣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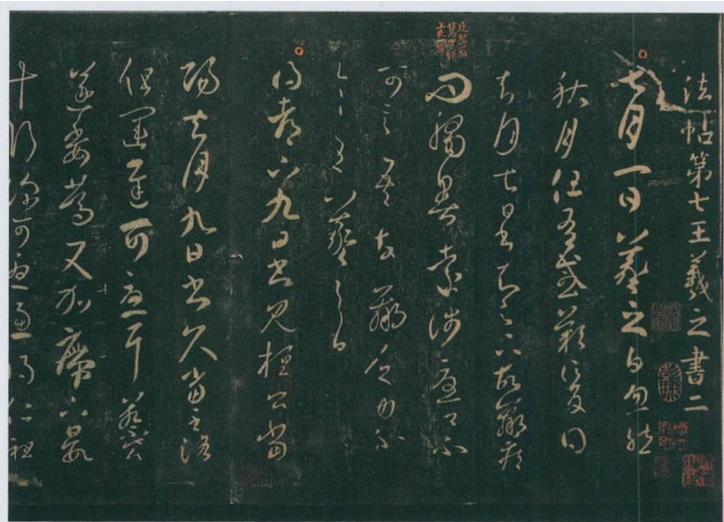
同治元年顾文彬跋，对此本有所考订：“此本古香古色，宋拓无疑，华中甫跋为出《定武》右，张伯起跋为驾轶《定武》，二公精鉴，必有确据，然皆未定为何本。及观翁覃溪《苏米斋兰亭考》，载云间潘氏本‘岁’‘群’‘崇’等字隐与此本印合，因取潘氏重摹本逐字校勘，分毫不爽，乃知此本与潘氏祖本同出一石，而此拓当更在前也。又华跋谓吴婴能以米海岳《潇湘烟雨卷》易去，余尝见笄江上跋小米《云山得意卷》有云，相传《烟雨卷》好事者购之，价至五六百金。婴能以画易帖，中甫语意若有不忍割爱者然。然则此帖之为希世奇珍，又何待至今日而始见耶？”

最后有同治二年吴云题记。此本与宋拓《定武兰亭》一同被刻入《过云楼藏帖》。华夏提及此本后被友人吴如孝（婴能）以南宋米友仁《潇湘

烟雨卷》易去，吴氏与董其昌相熟，亦精鉴别，足见此本在明代即为藏家所重。《定武兰亭》则仍在顾氏后人手中。此外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《春草堂本兰亭》卷，为朱氏欧斋捐献者，卷后有同治十年顾文彬题跋。

过云楼藏碑帖中的一小部分，随古籍善本一并让归南京图书馆，计有《炎宋章吉老墓表》（印康祚旧藏）、《唐大兴善寺故大德大辩正广智三藏和尚碑铭并序》（魏锡增跋）、《宋拓阁帖残本》《淳化阁帖》。此次从南京图书馆所借古籍中，就包含明肃府《淳化阁帖》残拓本（图6）。此拓本为经折装，因岁久散佚，前后次序混乱。可见卷端有“历代名臣法帖第四”“诸家古法帖五”“法帖第七王羲之书二”“法帖第九”，卷末题：“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”。卷后有康熙十三年（1674年）甲寅金俊明题跋。

顾麟士对于金石碑版的痴迷不输其祖。他又各方搜讨，收藏遂傲视同侪，较之同里吴湖帆的四欧堂，既美且丑，先已有之，其中《常丑奴》系毛怀（意香）旧藏。宋元旧拓孤本，亦不遑多让。如宋拓《温公碑》，有吴云、顾文彬跋；宋拓《云麾碑》，有陆绍曾、毛怀跋；南宋拓《半截碑》，有王澍跋；宋拓



《玄秘塔碑》，有潘奕隽、吴云、李鸿裔等跋；宋拓《颜氏家庙碑》，有吴大澂等跋。

又有宋拓《伊阙佛龕碑》，明何良俊、清毕沅递藏本，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。此碑刻于唐贞观十五年（641年）十一月，在河南洛阳龙门山宾阳洞外崖壁，摩崖似碑刊立。岑文本撰，褚遂良所书，故历来为世所重。碑33行，行51字；额篆书，3行6字。宋拓传世甚少，明拓亦不多。此拓封面由费念慈题“三龕记，宋拓本，西蠡秘笈”，钤“费念慈印”；内签有二：一为“旧拓褚河南三龕像记，明何柘湖清森阁藏本，神品，广堪斋重装”，钤“静逸庵图书记”；二为钱大昕题“宋拓褚河南三龕记，明何元朗清森阁藏本，竹汀钱大昕为静逸主人题”，钤“臣大昕”“辛楣”二印。册尾有何良俊、毕沅、张玮、沈志达、赵烈

文等题跋，并钤有“清森阁书画记”“毕沅鉴藏”“静逸庵书画印”“娄东毕沅润飞氏藏”“蓉初珍藏”“谢氏鉴藏图书”“安山审定”“东山世泽”“谢嘉孚印”“谢骥之章”“字孝英号妃望”“秋厓珍赏”“长生安乐赵烈文之印”“能静经眼”“苏邻鉴藏”“元和顾子山秘笈之印”“过云楼考藏金石图书”等印。另有明拓《真赏斋帖》、旧拓《汝帖》等，具见其收藏之富。

乾嘉间金石学家黄易所作《访碑图》数种，传至光绪间，成为吴大澂、费念慈、李鸿裔等争相购求的名品。吴大澂因故与其失之交臂，于是借费念慈藏本《嵩洛访碑廿四图》临摹一通，于今亦为佳品。顾麟士确有同癖，曾临摹黄易《岱岩览古廿四图》，与吴大澂相仿佛，其嗜古之情，亦后先映照。

责编 潇然